

寶報叢書

熊佛西作



寶報叢書之廿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賽

金

花



定價
法幣大洋二角
(外埠不加郵費)

著 者

熊 佛 西

發 行

王 志 新

出 版 者

北 平 實 報 社

印 刷 所

實 報 印 刷 所

各 發 行 處

各省市實報分銷處
及各大書局

序言

管翼賢

賽金花的生平，在她蓋棺論定以後，更普遍地傳佈開來，一般人都看到她一生事蹟的正面，沒有看到她一生事蹟的背面，從正面看，不過是一個弱女子的顛沛流離，有什麼可注意的價值？假如從側面去看，那麼她這一生的可歌可泣的事蹟，可以說是卅年來中國社會的反映。我們從賽金花的一生事蹟裏，會獲得中國過去社會形態的許多認識。

熊佛西先生的編劇經驗以及他過去對戲劇的供獻，是不用介紹的了，這次熊先生取了賽金花作題材，費了很長的寶貴時間，編成這部劇本，他是不是也如流俗者存了投機取巧的心？我們看賽金花死之前，無處不說賽金花，新舊劇場，賽金花之出現舞台，更成了他們的生意眼，我們的熊戲子，是不是也未能免俗，來一個「熊編賽金花」呢？

到你一口氣讀完他這劇本後，你會替熊先生答復一個「否」字。

只是賽金花的一生，不失為良好的劇材，只是賽金花死之前後，許多流俗的傳記家，小說家，戲劇家，……來左也賽金花右也賽金花的把一般人的視聽都淆亂了！有糾正的必要。只是要從賽金花一劇裏，以真正的戲劇功能，去指示現實社會中的幾條明路與幾個陷阱。只是為這些，熊先生只是為盡戲劇家的責任。

一個成功的劇本，不但在舞台上不朽，在文壇上不朽，劇中人也會隨着而益彰益傳，賽金花可歌可泣的人生，只需在這三幕劇裏表現的，便可益彰益傳了！我們不但由此正確地認識賽金花，更由此認識了許多當前的社會問題，而使我們在人生途中，得到許多新的啓示！

這樣，我們認識賽金花才有必要。這樣的賽金花演出，才有必要。這樣的賽金花劇本，才是不朽的名作！

我很欣幸實報能將這劇本發行，更欣幸這劇本問世，正是這劇在熊先生自己導演之下將它出現舞台之時，事實會告訴大家，我所感到的正是大家所會感到的。

於是我寫了如上的序說。

自序

我對於賽金花這個人本來不怎麼重視，從她個人來說，實在毫無寫成劇本的價值，不過我覺得她一生所經歷的社會環境，頗有教育的價值，戲劇的意味，很可以把它寫成劇本而針貶未來的社會。因爲今日的戲劇已不是消遣品了，應有其更大的社會使命。我們在理論上，不管主張爲人生而藝術，或爲藝術而藝術，一個劇本的編製或演出，必須於讀者或觀衆的生活上發生實際的聯繫，必須啓發他們生活向上的意識。「賽金花」這個劇本，是否做到了這一點我不敢說，不過我確想向這方面努力。

或許讀者諸君願意知道我寫「賽金花」的經過。現在讓我來說。

動機起於民國十八年。那年冬天，徐悲鴻謝壽康兩位先生從南北來，在一個讌會上忽然談起賽金花，大家覺得這個女人很有意思。悲鴻要爲她畫像，壽康要以法文爲她寫傳。悲鴻說：「佛西，你可爲她編劇！」可是大家都沒有見過賽金花。於是便約定某晚開一茶話會招待她，其實目的是看她。記得是在一個很冷的夜裏，在東城袁滄昌大夫家裏。這是我第一次見着賽金花。她穿着黑色的外套，鑲着棕色的皮領子和袖子，臉上薄薄的敷着一層粉脂，那時實際上她已經五十多歲了，但在燈光下看去只像四十幾歲的人。當晚在座的有三十多人，都是南北的文人或名士。悲鴻任介紹人，介紹每人和賽握手。她和我握手的時候，她說：「我和您今晚在這兒見面，都是前生有緣！」她這一句話好似一盆冷水，把我對她的一點熱望，（不是熱情，而是寫劇本的一點熱望。）澆得冰涼了！我覺得賽金花這個女人俗極了，毫無意味！爲她寫一個劇本，可以說不可能，我當晚確有這種感想。「把這麼一個庸俗的女人寫在劇本裏有什麼意思呢？」我會這樣問我自己。妖艷的妓女，華貴的狀元夫人，瓦德西的 *Misses* 等，或許有人認爲是很好的戲劇材料，但於我却「無緣」了。所以自從那一晚會見之後，我已放棄了「賽金花」；爲她編製劇本，當然更談不到。

民國二十二年悲鴻又到北平了。朋友們在藝文學校開了一個茶話會歡迎他。我也去了，當時賽金花也來了，記得她彷彿到還了一點兒，也是冬天，不過非夜晚而是傍晚，她還是穿着那件外套，祇是較前更褪色了，她臉上的顏色也沒有從前那樣豐潤，但是見面握手，還是第一次說過的那句老話——「我們今天有機會見面是前生有緣的」。

直到去年夏天，我到兩廣遊歷回來，也是翻閱舊報見着一段新聞，大意是說賽金花欠了房東的租金，已被告於地方法院。這「欠房租」倒引起我的注意了。我在劇本裏最喜歡描寫欠房租的糾葛，因為房東和房客立場不同，永遠是弄不好的。過了幾天我和一對新婚夫婦去逛天壇，我見前門的五牌樓油新了，天壇的一切都刷新了，朱紅的門柱，黃綠的磚瓦，紅綠相映，燦爛輝煌。然而從天壇出來，在天橋買了一份小報，又看到賽金花病重的消息：大意說贅居居仁里十六號的賽金花，近因老病多舛，年事已衰，染便血之症，已三日不進飲食云云。本想就近到居仁里去探望她一下，但恐怕她見面又說「有緣」，故只好打住。

過了幾天，我又聽說驛馬市米市胡同三百年來以售燒鴨馳名的「老便宜坊」有倒閉的消息！

關於時局又是一度謠言！數度謠言！不知那裏來了那麼些謠言！這些使我聯想到庚子年八國聯軍大鬧北京城的現象！

報上又登着消息，賽金花更病重了，希望得着人們的援助，尤其是金錢的接濟。這時我對於賽金花已充分的同情了。我覺得這個女人太可憐了！我覺得這個時代太可怕了！楊村彬先生也來催促我把賽金花寫成劇本！

又過了半個月，喧赫一時的便宜坊果然倒閉了！廣和居倒閉了不久，而這個以考 *Peking Duck* 聞名國際的便宜坊又倒閉了！嗚呼！

賽金花的病更重了！

我的「賽金花」劇本就在這種空氣之下開始寫作，這時我忘記了她的平庸，我忘記了他的粗俗！我只覺得她是一個飽經世故的女子！她的一生，的確曲折淒涼，晚年尤甚。較之「茶花女」更可泣可歌。我開始寫她的時候，我還希望她不死，然而明知道在這種環境之下，她萬無不死之理，果然，不幸，賽金花終於死了！我的劇本也只好隨着她的歸去而閉幕！

不過我要鄭重申明：劇中人物，除了賽金花顧媽兩人外，都是作者根據三十年前的社會環境而臆造的，非實有其人。所以讀者諸君不必費其珍貴的時間和精力去考証或揣測，因為我一向認為在作品中「隱射」是無聊的行爲。

現乘在平作首次公演的機會，將此劇原稿刊行單行本，俾能隨時得到讀者的指正。關於此劇的刊行我要特別向實報社社長管翼賢先生致深切的謝意，倘無他的贊助，這個劇本決不能這樣快的出版。管先生這樣愛護藝術的熱忱，實可敬佩。張鳴琦先生爲本劇舞台面設計，盧淦先生爲本書畫封面，統應在此多多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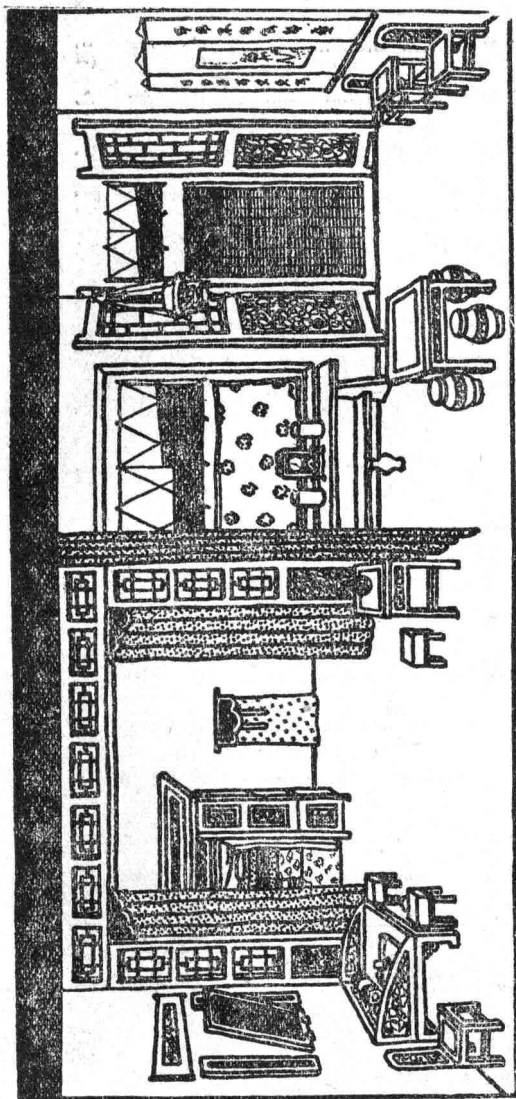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日，熊佛西記於故都寫劇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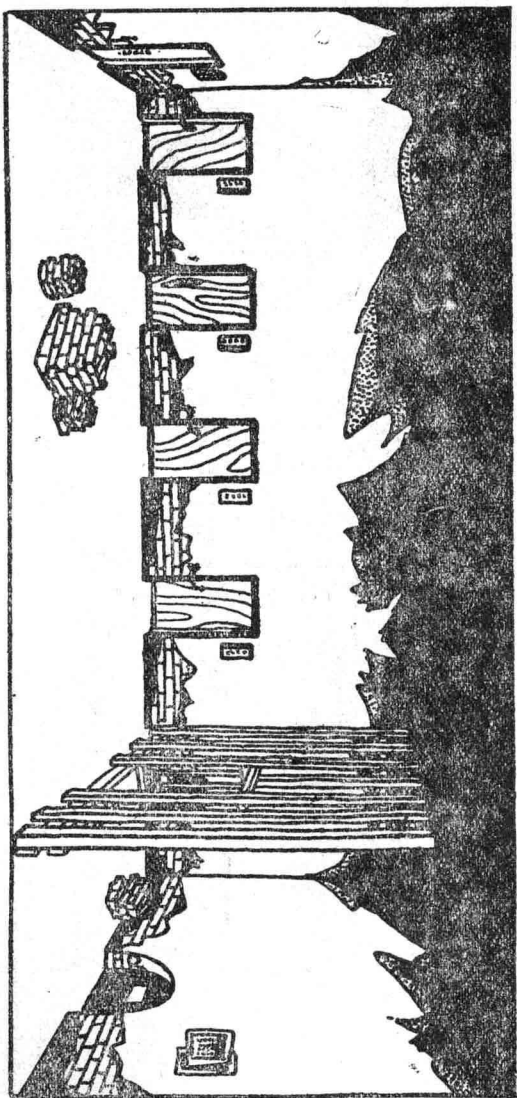
本劇首次公演職員。

導	演	熊佛西
舞台監督	楊村彬	
舞台裝飾	張鳴琦	
佈景裝置	趙越	
服裝監製	盧淦	
前台主任	刁士衡	
賽金花	俞珊	
顧媽	周荻子	
小芳	朱振林	
孫三	桑耀曙	
楊大爺	舒又謙 房品章	
錢五爺	趙希孟 郭學增	
曹七爺	趙狂雲	
周玉爺	楊村彬	
沈少爺	李維泰	
解差	鄭伯華	
女看	郭啓徽	
小撲虎	王琪	
巡長	沈洪溪	

張鳴琦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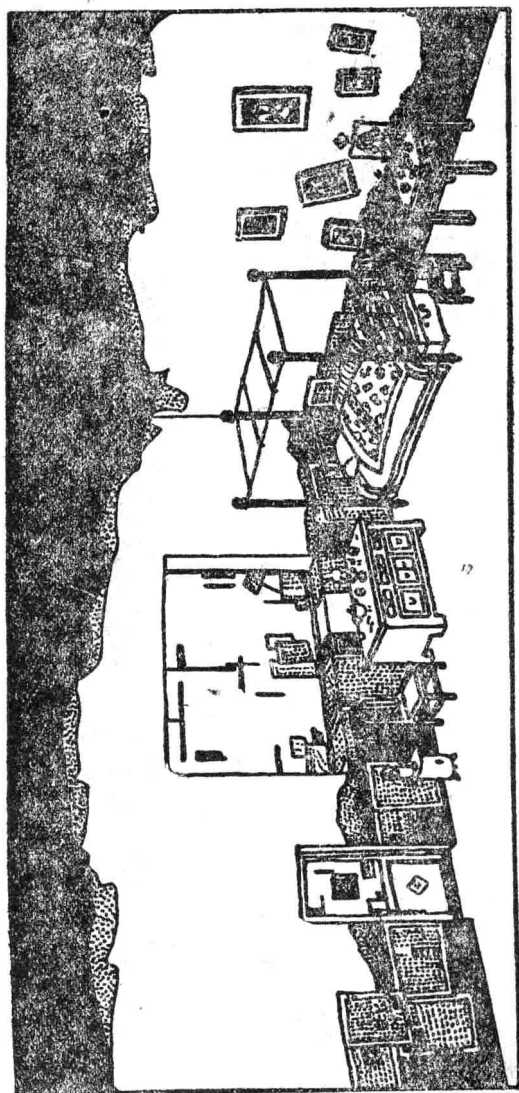
本劇第一二幕佈景設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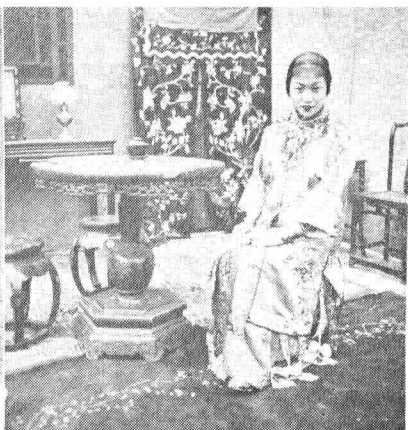
本劇第三幕佈景設計圖

張鳴琦設計





金燕！小撲虎這個兇勁兒！



↓ 解 差



金穿的華貴衣服
人的金花的
看守



金這是孫三的神態



原來是小芳接信來看
原來是楊大人的信
心說：「小撲虎怒氣沖沖，
的世界！」



楊大爺(左)與曹七爺(右)的表情



一幕最緊張的場面，曹七爺說：「壞了，洋兵進城了！」

曹金花說：「顧媽，拿烟來！」



周玉爺(左)錢五爺(右)



顧媽



賽金花

徐希白

登場人物

賽金花
顧媽
小芳
孫三
楊大爺
曹七爺
錢五爺
周玉爺
沈少爺
小獍虎
女看守
解差
巡長

第一幕

景：北京李鐵拐斜街的賽金花書廬。是三間北京式的房子，間與間之間以紫檀木扇隔斷，但都留

有寬敞的空道。空道懸着深紅色的西洋絨幔，可以任意啓落。左邊的那一間，有一過道通外院，是賽金花的應客室，臨左是一排格子窗，從中可以窺見院中的樹枝花影。中心擺着一張大理石心的八仙棹，配着四個石心的小圓凳。棹上放着一個乾隆鷄血的磁花瓶。另外還有一套八仙椅。都是紅木的。壁上掛着一架那時候最新式的西洋自鳴鐘。和幾件時賢的書畫。中間的那一間屋子分成前後兩截，後截僅置一雕花的紅木床，襯以粉紅色的帳子，及艷麗的枕被。前截，則置以紅木衣櫃，穿衣鏡，梳妝台等物。右邊的那一間比較的小些，裏面堆着層層疊疊各色皮箱，是賽金花更換衣服的地方，也可說是她的密室，所以幔子是垂下的。總之，從這三間屋子裏的一切，可以充分的看出主人是一位富麗香艷的美人。

是庚子年七月的一個晚上，華燈初上的時候。院裏有弦歌之聲。賽金花坐在梳妝台前梳妝，顧媽站在一旁侍候。

金花：顧媽，三爺在院裏和誰唱呀？唱得這麼起勁兒？

顧媽：王長林汪桂芬兩位老板都在院裏呢！（此時外院孫三等正唱空城計司馬懿圍城的一段。）

太太：您聽，這是王老板反串司馬懿呢！

金花：王老板真有趣，我還不知道他能唱黑頭呢。

顧媽：你看今天的頭梳得怎麼樣？

顧媽：我看比昨天的好得多，昨天左邊的鬢角太下了，今天的剛剛好。

金花：（轉過頭來照反鏡）對了，今天的確比昨天梳得好，可是這兒，顧媽，你來，你來替我擺上去一點兒。（顧媽爲她理髮，理畢，金花又照鏡）對了，現在好一點兒了。好，就這樣吧，現在你來替我把這些珠花戴上。（顧媽爲金花戴珠花）這邊戴這一小朵。左邊的還要靠後一點兒。前邊的我自己來戴。（又照鏡）你看怎麼樣，顧媽？

顧媽：我看太太今晚美極了！比那天晚上都好看！

金花：好，你去請三爺他們進來唱吧！（顧媽欲下，金花又將她叫回。）

金花：顧媽！

媽顧：太太！

金花：現在幾點鐘了？

顧媽：（走到左邊屋子去看自鳴鐘）已經快七點鐘了，太太！

金花：你們別忘了，楊大爺今天晚上在我們這兒請客呢，你去和小芳把盃筷點心什麼的，都先擺起來吧！

顧媽：擺幾個座呀，太太？

金花：擺七八位罷。是楊大爺在這兒請客吃便飯。就請三爺進來。把燈也點着。

顧媽：是！（走到左邊屋子的窗下）三爺，太太請您和兩位大老板進來坐呢！

孫三：（在院外）好，我們唱完這一段就進來！

（金花梳洗完畢，入右邊的屋子更衣。顧媽點燈。孫三王長林汪桂芬則在院裏清唱「法門寺」。唱畢，王汪則告辭回家。）

孫三：（在外）別走呀，金花請您兩位哥兒到裏面去坐一會兒啦！

長林：（在外）天不早了，明天再來吧！

孫三：（在外）金花！你快出來送客吧，汪大哥王二哥都要走了？

顧媽：（走到右邊屋子的幔外）太太，您在換衣服嗎？兩位大老板要走了！

金花：（在幔內）我就好了，怎麼不請他們兩位進來坐一會兒呢？（院裏一陣笑聲之後，孫三手上拿着一把胡琴走進來。他是一個三十一二歲的中年人，長得並不怎樣好看，臉上許多黑癍，還有麻子，只是體格魁武，性子也很柔和。從他的裝扮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十足氣味的舊式伶人。）

孫三：顧媽，太太呢？

顧媽：在裏面換衣服啦。（孫三走到右邊的屋子正要揭開布幔進去，金花穿着一身當年陪着洪狀元遨遊歐洲的服裝，從裏面出來，雍容華貴之至。）

孫三：啊？好一位美麗華貴的狀元夫人！

金花：你看怎麼樣？

孫三：（馬上表示恭敬，作侍者狀）小的孫三，豈敢在狀元夫人面前妄加批評！

金花：你又來逗趣了！你看我今晚這樣出來陪客，好不好？

孫三：（以戲台上說白之腔調）如此雍容華貴，富麗堂皇，豈有不好之理？祇是小生高攀不上！

金花：我說三哥，你怎麼啦？難道今天還沒有唱够嗎？

孫三：倘若狀元夫人這時候願意來一齣「貴妃醉酒」消遣消遣，奴才不才，願意自告奮勇去高力士，怎麼樣，娘娘？

金花：（做出一種使人憐惜的媚態）我說三哥，請你不要逗趣了好不好？

孫三：我先把胡琴拉起來！侍候「娘娘」一段四平調！（孫三坐下，做出十足的內行樣子操起胡琴，拉了一段四平調）來呀，娘娘！

金花：三哥我求你不要逗趣了，好不好？

孫三：（以平常說話的口吻）非得你侍候我一段「貴妃醉酒」，我才不同你開玩笑！

金花：好吧，你去把汪大哥王二哥都請進來吧！

孫三：他們已經走了！

金花：走了？幹麼走得這麼早呀？我不是請他們進來坐嗎？

孫三：（站起，放下胡琴，嚴肅起來。）聽說今天外面風聲很緊！他們怕晚了不好回去！

金花：他們真胆小，長林更是怕事。其實楊大爺今晚還在咱們這兒請客呢，他的消息總比咱們來得靈通吧？

孫三：說的是啦，不是你提及我倒忘了，叫他們趕快預備吧！快到八點了，客人也許快來了。

（走到右屋叫顧媽）顧媽！

（顧媽上。）

顧媽：三爺，您叫嗎？

孫三：是的，今晚楊大爺在這兒請客，你去和小芳趕緊預備吧！把盃筷都擺起來！

顧媽：是！

金花：叫他們送一罈六十年以上的陳紹來！

顧媽：是。三爺，您看我們太太今晚打扮得多麼好看啊？

孫三：顧媽，你是第一次看見太太這種打扮吧？

顧媽：不，我們太太從前在洪家的時候常常這樣打扮。

孫三：這是她從前做狀元夫人的裝扮！

顧媽：多好看啊！

金花：顧媽，你不要在這兒囉嗦吧，快去擺碗筷，客人快要來了！（顧媽下。即與小芳在右邊屋子裏擺佈一切。）

金花：三哥你看我今晚能穿這套衣服出來應客嗎？

孫三：平常在家裏穿穿倒沒有什麼不可，不過穿着出去應客恐怕差一點兒。

金花：爲什麼呢？

孫三：你從洪家出來的時候，人家不是說定了嗎？不是不準你接客嗎？

金花：可是洪狀元遺囑的五萬塊錢，爲什麼他們不給我呢？我現在出來應客也是逼着沒有辦法。他們既不尊重死人的信義，我何必替活人顧面子呢？

孫三：他媽的洪南真不是東西！

金花：他要是有一半良心，我何至出來幹這個？他怎麼對得住他死去的叔父！他們既不管我的生活，我就不替他們洪家顧面子！今晚不但我要穿着洪狀元夫人的衣服出去應客，並且還要你穿着洪狀元的衣服出去爲我拉胡琴！

衣服我都給你準備好了！（入幔內取出衣服）這是洪狀元留下的衣服，你穿上！

孫三：金花！我看不要這樣開玩笑了吧？洪狀元家裏現在雖然沒有人在京裏，可是聽說他還有不少的親友在這兒。劉子明就是他的親家！沈德仁也是他的好朋友！

金花：我不管這些！我們吃這行飯的人最講義氣，洪狀元，本着良心說，在生前的確待我不錯，當時你也在他身邊當差，知道得最清楚，可是他家裏不應該把我攆出來，既把我攆出來了，又不應該不顧着我的生活！

孫三：可是我們在上海鬧出來的那一段事情，你忘記了嗎？

金花：上海的那一樁事情？——我不記得了！

孫三：你不記得嗎？那一年你剛從洪家出來，那時候你還沒有正式掛牌，也是我們正要好的時候，你把洪狀元的衣服給我穿上，叫我們在二馬路兜喜神，惹的許多看熱鬧的人跟着我拍巴掌，後來事情傳給洪家知道了，就叫巡捕房把我們攆出上海！難道這樁事情你忘記

了嗎？

金花：哼，你知道那一次洪家爲什麼那樣的生氣

嗎？

孫三：自然是爲了你太不替他們顧面子了囉！

金花：爲了我不替他們顧面子？其實是爲了你太不替他們顧面子了！

孫三：這話怎麼講？怎麼拉到我頭上來了？倒怪！

金花：你那時在洪家當差，當得好好的，洪狀元也很信任你，你知道後來他們爲什麼要把你辭掉嗎？

孫三：不是因爲我把老爺的紅花瓶打破了嗎？

金花：倒是爲了紅花瓶！可不是那一個紅花瓶！

孫三：啊？是那一個紅花瓶？

金花：倒是爲了我——這個紅花瓶呢！

孫三：金花，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不大明白。

金花：這還不明白嗎？在洪家的時候，我們兩個人的關係，洪老爺並不知道，他從來不疑心我們有什麼，可是他家裏的人早就看出來了，所以把你攆走了！說你打破了紅花瓶，不過是一個幌子罷了！